大學衍義

辛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脩身之要

謹威儀

齊家之要

重妃匹

嚴內治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牧誓(武王誓師牧野之辭)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雌也晨鳴晨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妲己也)昏棄厥肆祀弗答(肆陳也答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

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
者不之恤而作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
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昬之一字
故武王兩言之

詩谷風（邶風篇名）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
新昬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也）

静女（同上）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上）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
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鄘風篇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 同上 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夫人即宣姜也

桑中 同上 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 同上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 同上 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蝃蝀 同上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

恥國人不齒也

氓衛風刺宣公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爲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爲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牆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爲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蝃蝀之

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之次第盖
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二
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籧篨仰而不俯戚
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燕婉
指伋而言謂其爲人安且順也齊女之来本
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
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是伋壽死
而國俗敗子頑烝之上烝君母衛君父子之
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安得
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能滅中

國也以中國自爲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焉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然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一章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不可詳也三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汙人牙頰言之且不可況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可聖人乃著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

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為淫昏而作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悉舉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

入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兆）臣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

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比猶合也）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

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我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内故以此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冶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内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

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
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
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
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
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
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
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其禍與而無

改爲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禦止也）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子產鄭大夫名僑）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露猶瘠也）茲心不爽（爽明也）而昏亂百度（百度百爲之法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謂嬪御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司主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姬晉姓也）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四姬有省猶可

省戲也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肸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爲陽物入道以夕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於色則心爲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則醫和之責大臣何邪大臣之於君所以傳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

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爲能以此自任故無逸
之作丁寧告戒無溪于逸使成王永其天命
後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覩六嬖之
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二人者非
奸非慝徒以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溪
猶不免責况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溪者其罪
可逃誅哉子產之所謂四時何哉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所聽修令而已
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動靜有時
勞逸有節疾爲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氣澄

寢之時尤當自養爲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節乎又况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内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子産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妲己褒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産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切門限也千結反沓冒其限也）白玉階（陛也）壁帶（壁上

往往為黃金釭（音工）函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
宮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
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
素彊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
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
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
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姿質醲粹見者嘖嘖獨
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此老宮嬪也為披香殿博士）立

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火德也）其事
見司馬光通鑑云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
龍漦之異檿弧箕服之祥（國語）語雖近恠然豔
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
說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爲壽王妃（壽王瑁玄宗子也）武惠
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
掖庭遂召納禁中
臣按此即新臺之比也玄宗於是無復人理
矣

異之即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為
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
律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
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進冊貴妃三妹皆美劭
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
寵聲焰震天下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
詔勑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
第比中昃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知帝
旨是夕請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從游幸乘
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瑑金玉者

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怪珍入貢動駭耳目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儀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養祿山為兒令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賜妃洗兒錢祿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

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陽脩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二后也）唐祚既絶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為鑑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

也及修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爲色役使併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劒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

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勅則妻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況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爲猶憚其死也自非陳玄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衆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當承平富庶之餘而忘持

盈守成之戒志念所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爲妖姿蕩目狡謀怵心二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闥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絕載畀祿兒反謀决曾未幾時而鼎祚移戚家胡塵暗宫闕美色之爲禍慘於鏌鎁而烈於燎原之火大抵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又别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嘗與羣

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敬新磨
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伶亦大驚駭新磨對
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誰呼邪於是左右皆
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時諸伶獨新磨尤
善俳而不聞其它過惡其敗國亂政者有景進
史彥瓊郭門高為最是時諸伶出入宮掖侮弄
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
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
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
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具前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遊之樂遂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

徯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周武三時）命百官官箴王闕（箴戒也闕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爲九州（即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即前后羿以篡夏位故曰帝）冒于原野（冒貪也）忘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麀牡（麀牝鹿）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羿因夏氏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悼公晉
侯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為生不同而
欲安其居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
獸安於茂草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鱉咸若者
以其德之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
而惟麀牡是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
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簒之已又以逸豫
為浞所簒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方武王
時辛甲以王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闕
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

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牣魚躍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于飛潛各安所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弋獵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斯時與靈臺之世為何如邪臣因併著之以為暴殄不仁者之戒

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僖伯公子臧僖謚也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之屬器用謂軍國之器則

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苗為苗除害秋獮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

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之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謂巡行也）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嬰）曰吾欲觀於

轉附朝儛二山名遵海而南放于琅琊放至也琅琊邑名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陳其所受之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休息吾王不豫豫樂也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睊睊側目貌民乃作慝慝惡也方命虐民方逆也命王命飲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

流下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順水而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謂挽舟送水而上）從獸無厭謂之荒（田獵也）樂酒無厭謂之亡（以飲酒為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二者歌之名）其詩曰畜君何尤（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乃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

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

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
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
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
小有馳騖之志未有不樂愛其獻者穆王荒
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
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
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於興師
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
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烏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者勇期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謂馬銜橛謂車鉤心也馬

銜或斷鈎車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絫千金絫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邊外恐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故錄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宮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名）微行常用飲酎已（酎酒
新熟以薦宗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
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
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
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
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
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
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
宮（太后宮也）上大驩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武靈王僞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人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置更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别與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於武帝者溪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偭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王吉爲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發發飄風皃 揭揭疾驅皃）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古怛字 傷也）説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大

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撙挫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

豈直銜橜之間哉銜馬銜也橜車鉤心也休則俛仰詘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臧謂五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子喬赤松古長年者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音縱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至愚者聽之猶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為忤且賞

之也夫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悦無窮從
禽雖可喜然車馳馬驟顛跌頓撼四體俱疲
觸風日犯霧露凛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
帷幄儒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
賢為徒足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為可樂
詎有極邪惜王賀以不移之愚雖加賞賚旋
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
為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為養生之法故著
于篇惟
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踈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爲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臣按大禹於奉己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撫生民則皆致其厚此大舜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為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後王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大無麥禾二十九

年春新延廐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隱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嬴者也詘謂力不足嬴謂力有餘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曰云云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郿大無麥禾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一廐築一臺必書之以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二事著于篇它不悉錄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

夫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為之示異諸侯為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吾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臣按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靈王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炯監與

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室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後世謂秦之子孫）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為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為之賦曰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

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閑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

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爲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爲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爲矣凡繼世之君多恣

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

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

道德為麗以仁義為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
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户土木衣綺繡廐馬被繢
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敎馳逐飾文采
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
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
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
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
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

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誠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嚮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追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言不穿敝而已無所紛華也）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衎之樂（衎弋戰反）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幼一笑反）

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北斗杓星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修儉德則玉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縱欲者其獲罪於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

陽春沼内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游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盖凡物皆天產也暴而殄之則獲罪於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者已深譏之況於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爲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而虛杼柚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民

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下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
上書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
之遠方數百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戞摩火出
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别使數百人
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
柱之費已數十萬工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
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
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
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
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

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卽爲之罷役賜玄素絲二百匹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宫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憚已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

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
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
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
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
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
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
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
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内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

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遽引咎罷之

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樸素為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誠慤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為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

臣按沉湎而下至于奢侈皆所謂逸欲也

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必沉溺

意有所向即為欲矣盖意之所向不知自
反即沉溺之漸也程顥告
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顥之言
真格心之要惟
聖明深味之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五

脩身之要一謹言行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門樞機弩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應感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

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盖鶴鳴子和由氣之相感上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於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於千里之外一言之出則爲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爲儀表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户有樞弩有機啓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盖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於影響其可不謹乎或謂居室出言人

誰聞者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為人主者其深戒之

抑（衛武公所作之詩名）之五章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章曰無易由言（易輕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可逝矣（逝往也）

帝退然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爲三代以後
賢主之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韡駿發見於
制詔者韡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
仁義是言浮於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
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
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

則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夷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列於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之一身是雖為學

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此古昔帝王能
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後世人
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敬故也聖
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
書紳佩服之哉

玉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
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
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其來尚矣今卽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

前論奏以正救於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
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
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愼於言
而愼於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
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
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
有諸己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

諸人已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已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捄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

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録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全文見帝王之學）

臣按為善之道未有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燎世之患或推輪於跬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非是非之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
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
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遡其語意
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
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
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
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之
察也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
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
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

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
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爲告語之嚴密豈不然
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密也隅角也二章
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柔安也嘉善也八章曰淑愼爾止止容止也不愆
于儀愆過也不僭不賊僭差也賊者凶暴之謂鮮不爲則九
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
言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

觀威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掩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可以爲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爲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爲固脩身者以敬爲先故此溫溫恭慎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圍楚公子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閑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

也周詩曰朋友攸攝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
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
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下謂之有威儀
也

臣按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
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
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
威有儀而可象之謂儀儀非徒事容飾而已
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

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簒奪之心爲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簒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惠公)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肅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

于行盖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嫚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為人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

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它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暴慢謂容貌之麄暴嫚易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謂辭氣之鄙野悖戾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

君子必以躬行爲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者持敬之有素也正顔色斯近信者存誠之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爲三者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籩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玉藻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睇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靜（不噦咳）頭容直（不傾顧）氣容肅（似不息）立容德（似有所得）

朱熹曰自頭容直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爲動静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露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

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以上論正威儀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五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六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關雎 詩三百篇之首 后妃之德也關關雎鳩 關關和聲雎鳩王雎鷙而有別之禽 在河之洲 洲水中可居處 窈窕淑女 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 君子好逑 好亦善也逑匹也 參差荇菜 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 左右流之 左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服猶懷也 悠哉悠哉 悠長也 輾轉反側 皆卧不安之意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采取而擇之也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芼熟而薦之也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
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謂人君也）后
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
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
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

之大端也
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
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
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
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
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
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
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二章本其未得
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

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
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
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
自已至於如此也末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
差之荇菜旣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
窈窕之淑女旣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
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
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
云

呂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

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
歎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
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
之也如之何而勿憂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
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
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鍾鼓有
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
友

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

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灼然無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嫁于周京周之都邑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洽水之陽渭水之涘莘國所在大姒莘女也）五章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譬也）文定厥祥（文禮也祥吉也）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不顯顯也）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

莘纘繼也繼大任之事也長子維行長子長女也行嫁也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順也

臣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于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俔天之妹者大姒之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祥

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大任天實命之非人能為也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為也原周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

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大雅篇名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敬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大姜大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徽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大姒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

入太子宮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
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后前母姊
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
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
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
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
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
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
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宮名也）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

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率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政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

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嘗侍顯宗疾）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

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香熏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

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景帝母文帝后也）欲封王皇后（武帝母）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力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

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位如有纖芥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永平顯宗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己私也憂皇嗣未廣而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妒忌也帝每出

遊幸輒以風邪霧露爲戒楚獄之寃乘間開陳以致感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爲兩都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者推本言之又以知學問喜讀書之故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釁鬩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儀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

盖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帝怒詒繩治候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寃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官謂上官氏昭帝后也霍事見後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太子承乾乳媼

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
為從韋九成宮方屬疾會崇紹等急變聞帝甲
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
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灾
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
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
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
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
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
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

於時死不可以厚葬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
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
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
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
戒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
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羣臣曰后此書可
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
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勑
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

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
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
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息曰妾亟聞
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
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
為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
威嚴况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
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
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
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

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
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
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為後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捄則徵不得免矣其為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吁可仰哉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為平陽主謳者平陽

公主帝之姊也武帝過平陽主主見所偫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入宮後有身尊寵名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

成帝趙后本長安宮人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

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封婕妤父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為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宗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後月餘立婕

妤為皇后寵少衰而弟昭儀絶幸後以殘滅繼
嗣危宗廟貶為孝成皇后又廢為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
正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二事
為方來之鑑它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
進之外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
敖尚帝姊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
主女配帝為后欲使生子萬方終無子遂使
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
名子為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武帝陳

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為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女為妃及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事見後）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立為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謯（音詛）廢處昭臺宮三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寵祗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

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而梁冀顓
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極奢靡及太后
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
育鮮得全者冀誅追廢為貴人及晉之楊氏
兩為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戚事中親進之外又有
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
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即竇氏
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大國其國
以娣姪從正妃死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嗣
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

妾為妻魯公子荊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釁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為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為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十數百年之間能守此

禮者又獨二臣爲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
以爲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
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以上論謹選立之道
臣按元祐中給事中兼侍讀范祖禹言於
宣仁聖烈皇后曰臣伏奉　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
給舍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
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
古聖王重之令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
上古參之後世為
陛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慱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

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
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
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大王娶
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
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
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
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
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
徧于天下大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

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

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記詩
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鑑者秦漢以後婚
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
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
本朝
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
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
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

女以佑 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
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竊寵以
毋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
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
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
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毋家駟勻惡
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毋家薄氏君子長者乃
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
毋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

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
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
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大昏為大大昏至矣
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迎之也哀公曰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
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
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
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
隆頹

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来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

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

不可不隆所謂傳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
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
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
昔
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
覽上宰之數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
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
為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

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
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
況立
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
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
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
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
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傳臣幸

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
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
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
之福也臣謂自昔論擇后者未有若祖禹之
詳備故著于篇以為後法云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六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七

齊家之要一 重妃匹

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唯君王命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

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
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

臣按宣王所以能復文武之業者由姜后之
賢庶幾乎任姒也古者后夫人入御於君雞
初鳴太師奏雞鳴于陛下（太師樂官）夫人鳴佩玉
於房中告去也應門擊柝告辟也（辟者開啓也）然
則古之夙興莫不以雞鳴爲節宣王當興衰
撥亂之際顧乃早卧而晏起此姜后所以規
之也宣王自是勤於政事周以復興内助之
益胡可少哉

齊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言會朝者已滿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昌盛也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薨薨衆也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臣按此詩蓋思古之賢妃貞女所以警戒其君如此也曰雞既鳴矣會朝者盈矣靜而聽之蓋蠅聲而非雞鳴也東方明矣會朝者亦盛矣審而視之蓋月出之光而非東方之明也賢妃貞女心存乎敬其在君所唯恐夙興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書極諫且言東戍遼海西討崐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又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剴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

臣按樊姬而下或諸侯之配或嬪御之列而能知古者賢妃貞女警戒其君之道其可尚者故附著焉宮掖之中誠得如是之人日陳規益庶其有補乎不然鮮不以褻媚蕩其君心者

以上論賴規警之益

春秋傳辛有周大夫諗周公名黑肩曰並后妾如后匹嫡庶加嫡兩政臣擅命耦國都如國亂之本也

臣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並后庶不可以加嫡臣不可以擬君此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㝎有以四者併言而並后爲之首故叙于此

綠衣衛風篇名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其一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二章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臣按莊姜者莊公之正配也莊公惑於嬖妾而夫人失位故莊姜作此詩爲不以刺公而以傷已忠厚之意也綠間色黃正色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專寵也正色之黃乃

爲裏猶夫人見踈而微也至於綠反爲衣而在上黃反爲裳而處下則其尊卑失序又益甚矣莊姜之憂蓋爲宗國而非爲己也蓋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勝言者曰曷維其已曷維其亡蓋雖欲忘憂而不可得也其後嬖妾之子州吁果以簒立而衛爲之大亂莊姜之憂於是乎驗有國者其可不鑒于兹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郤愼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

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人彘戚姬事見後國本篇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臣按漢制士大夫猶得出入禁中故高祖擁戚姬周昌見之因陳桀紂之諫夫人與后同席袁盎見之而引郤其坐以外臣而敢郤夫人之席毋乃非禮乎然其言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此當禮之言也故文帝始怒而遂喜不惟赦之又有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以上論明嫡媵之辨

詩白華大夫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申姜姓之國）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孽支庶也宗嫡子也）而王不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之子謂王也）俾我獨兮英英白雲（英英輕明之貌）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碩人謂王）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煁烓竈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憂貌）視我邁邁（不顧貌）有鶖在

梁（鶖禿鳥 梁魚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扁卑貌）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疷病也）

臣按此詩舊說以為周人作朱熹謂申后作也味其辭指熹說得之白華之為物視茅為美故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包束物之美惡用各有所猶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使我窮獨失所此首章之義也英英輕明之白雲降而為露菅之與茅俱被其潤滮池之水其流雖微而

禾稻之田蒙其灌溉今時運艱難反不如白
雲之能潤王之尊大反不如滮流之能溉所
以嘯歌傷懷也此二章三章之義也桑薪所
以供烹爨而用之以烘煁物失其所以喻嫡
后之見棄此四章之義也夫鼓鍾於宮中而
其聲徹聞於外如幽王心寵褒姒而形之聲
容也可以知之我念王則懆懆不能釋王視
我則邁邁不相親此五章之義也鶖之與鶴
皆以魚為食然鶴之與鶖清濁則有間矣今
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王之

棄后而親嬖亦猶養鶖而棄鶴此六章之義也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幽王無良不一其德殆鴛鴦之不如此七章之義也乘石履之以登車用之卑者也嬖妾下人其用猶此今乃進彼而遠我爲使我病也此八章之義也申后雖見棄而其辭氣和平如此信乎其爲先王之澤與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三章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智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哲婦謂褒姒也）爲梟爲鴟（鴟鴞惡聲鳥也）婦有長舌（能多言）維厲之階（階梯也）亂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婦婦人寺寺人

臣按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之職宅無所成惟居中主飲食而已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不可以有非亦不可以有能惟賓祭酒食是議亦猶易之意也然則又焉用智乎夫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智則能立國婦人正位乎內為饋祀之主有智則適以覆國故此懿美之婦而反為梟鴟盖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是則亂豈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盖其言雖多而

非有教誨之益者惟婦人與寺人耳上文但
言婦人之禍此乃兼以寺人為言蓋二者常
相倚以為奸不可不併戒也
正月之章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姒烕之烕音血
歐陽脩曰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
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
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
嫉之之辭也
臣按國語方褒姒之有寵於王也大夫史

伯曰彌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
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内妾好窮固
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
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是物也不可以
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
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
而戮之戮辱也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
謂無夫自孕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
有獄而以為入王嬖之使至於為后天之
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

之爲毒之首腊者（首利也 腊疾也）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考之史記其後果如史伯言王被殺而褒姒虜周東遷于洛不復振嗚呼悲夫

漢孝宣許后父廣漢以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暴室暴練之地 嗇夫其小吏也）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以女與曾孫生元帝數月曾孫立

為帝時霍將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音螘）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顯屬女醫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少夫衍之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

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應奏上署衍勿論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為皇后初許后從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禮之皇后輦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矣上亦寵之

顯房立三歲光薨後一歲立許后男為太子顯怒恚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泄顯遂與諸婿謀反覺后廢處昭臺宮後徙雲林館乃自殺

臣按顯之敢為此者知光之可恃也光不學無術徒以重厚受知武帝膺末命之託其始猶有敬忌之心及孝宣既立功益盛權益尊平時志操於是盡變陰妻邪謀害天下之母

光知而既不問匿侍醫之罪又成其納女之謀漢有良史宜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立女為皇后則當其罪矣然光之為此本以昌熾其家而不知赤族之禍乃自是始其不可戒也夫

唐高宗皇后武氏士彠女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賜號武媚及帝晏駕為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引納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

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為昭儀一旦
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
下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
遺由是后及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
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
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
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
吾女往與妃相讒媢今又爾邪后無以自解而
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
韓瑗中書令來濟言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獻

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
良韓瑗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
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嶮側狙勢即表請昭儀
爲后帝意决下詔廢后進昭儀爲皇后於是逐
無忌遂良棲踵死徙寵焰赫然王后并蕭良娣
廢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
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否二
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邪流涕
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
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有處置武后知之

諸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人骨醉數日死殊其尸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云

臣按武氏之傾王后也可謂極天下之憸巧既奪其位置之死地又極天下之慘虐自有載籍未之聞也始太宗命無忌遂良受顧命曰朕佳兒佳婦悉以付卿高宗懦庸惟色是狥方其見才人於太宗之側已有欲炙之心此念一萌天地鬼神其知之矣至是縱賊嬪

而害嫡后不復以末命爲意由是政移房闥拱手受制而鼎祚以移原其本皆自疇昔一念始禍湲之監豈不昭灼也哉

以上論懲廢奪之失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齊家之要二 嚴内治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 見音現)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

服而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宫之
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
而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
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
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
家猶然況帝室乎

以上論宮闈內外之分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內者多矣而未聞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為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為妻而此其一也及戰國時秦芊太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高祖呂皇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為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

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
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
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
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
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
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
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
以王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
陳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

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决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顉為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
殺之立恒山王為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
制天下事故也六年立肅王弟產為呂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
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
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
餓死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
之國為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王

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
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
憤自殺太后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
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
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
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
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
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
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
虛侯劉氏為益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
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
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
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
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
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

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大尉絳亦如之兩
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太后立兄子呂祿為趙
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牟侯通為燕王太后病甚
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
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無送喪為人
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以呂祿女為帝后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
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

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

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
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
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
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
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
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
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
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
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
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

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
利也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
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太尉北軍太尉
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
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
起呂祿以為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
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
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
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
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

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
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
来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朱
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
廷中遂擊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朱虛侯已殺
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
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
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

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已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沒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疆則呂氏將不可制

非祿產庸鶩易紿肯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豔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

為大司馬（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
為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
顓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
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為孺子令莽踐阼居攝
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
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莽篡事見外屬篇）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
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
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
四世為天下毋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

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范曄撰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芊太后昭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冄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鄧閻梁竇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爲皇
太后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
永元四年竇氏益盛遂圖弒害和帝誅之事在外戚篇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爲皇
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
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歛衽
於虛器直生懷懣騰書於象魏
臣按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爲最賢

然貪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為后所誅
故史氏譏之
安帝閻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頗與朝權譖廢
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帝崩尊為皇太后臨朝后
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
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篤及薨后徵
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等立濟陰
王是為順帝遷太后於離宮顯等皆伏誅
冲帝立尊梁后為皇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
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

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海內肅然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為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亭侯宏是為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為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為所弒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

與梁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
鄧以終身稱制爲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
免於禍敗由其以中壺而預國政外家而擅
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
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
世之失故錄焉
唐武后城寓深痛柔忍不恥以就大事高宗謂
能奉己故排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

無憚避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也）怫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

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遺詔軍
國大務聽參决未幾廢帝爲廬陵王自臨朝立
睿宗爲帝實因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僞作洛
水石號爲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貺自號聖母
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
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
嬰襁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
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詭言周
書武成爲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
喜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忍

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東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奥裏謁不忓于朝外言不納諸梱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蠱嬖之興常在中主第裯既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壬甚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悟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簒弑而喪王室也韋氏中宗后弑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絕類王莽莽初飾僞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莽之簒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為真矣后傚而倣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為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斵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為周然考其僭位財

二十年而宗族屠剪殆無噍類向之黄其屋者乃所以為赤族之地又曷若為任為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曾不旋踵身僇族夷不足録云

以上論宫闈預政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